畢達哥拉斯與畢達哥拉斯會社的思想淵源及其影響

——一個歷史性的研究—

劉 景 輝

在一般西洋通史的著作中，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都是以科學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數學方面的成就——爲史家所稱道。[1] 在一般希臘哲學史的著作中，畢達哥拉斯又以其哲學上的成就，列入哲學家之林。[2] 在一般希臘史的著作中，他不但以科學家與哲學家的身份出現，而且還以宗教家與社會改革家的面目臨世。[3] 顯然，畢達哥拉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古代的環境裏，如何能產生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呢？對於這個問題，通史是沒有辦法解答的，因爲通史是注意歷史的大問題的上下貫串性。就是希臘史的著作，亦由於篇幅的限制，不能作詳盡的發揮。倒是哲學史的著作，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可是哲學史的作者，對畢達哥拉斯或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研究，[4] 焦點在於其哲學思想上，對於畢達哥拉斯的歷史背景及其廣大的影響力並未分析得很透澈。歷史家通常惑於他在科學與哲學方面的巨大成就，而棄之不顧。本文的目的，就在於從歷史的背景中，探究畢達哥拉斯及其會社（ Pythagorean Order ）有多方面成就的原因，並說明畢達哥拉斯及其會社對古希臘的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影響。既然哲學史方面注意到這個問題，那麼本文就先由希臘哲學說起。

斯塔斯教授（ W. T. Stace ）在其所著的「批評的希臘哲學史」一書中談到希臘的哲學分期時說：「希臘哲學依其自然的歷程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蘇格拉底前爲一

---

[1] 英文方面的著作，如 Crane Brinton, John B. Christopher, Robert Lee Wolff 等人所著的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2 Vols, 4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1), II. P. 69. 中文方面的著作，如高亞偉教授著「世界通史」（三冊，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五版）上冊，頁55。英譯中的著作，如海思，穆思·威蘭等人合著，沈剛伯校訂「世界通史」上冊，第119頁，如劉景輝譯「西洋文化史」第一冊，第120頁。

[2] 如B. A. G. Fuller,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Thales to Democritus*, (New York, Greenwood, 1968). *Kirk &* Rave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Cambr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2.), 再如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aity Press, 1967).

[3]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臺北翻印本，民67年），C. E. Robinson, *A History of Greece* （臺北翻印本，民57年），A. R. Burn *History of Greece* (Reprinted with revisions 1974, Middlesex, England, Pengium Books Ltd.,).

[4] 現代及古代的史家很難區別何者是畢達哥拉斯的成就，何者又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成就，用「畢達哥拉斯的」亦有「畢達哥拉斯派的」意思在內。

時代，和蘇格拉底同時，有些並且先於他的哲人學派並不算入此一時期中。這一期是希臘哲學的生發期。第二，哲人學派至亞里士多德爲第二期，這一期包涵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內，是希臘哲學的成熟期，而以亞里士多德達乎極點。第三，亞里士多德後又爲一期，這一期是希臘哲學盛極而衰的時期」。[5] 這種希臘哲學發展的三期說，是一般討論希臘哲學發展時，應具的基本概念。

就哲學史而言，畢達哥拉斯學派，係屬第一期希臘哲學，亦即生發期的希臘哲學。希臘哲學究竟何時生發的呢？斯塔斯說：「希臘哲學造端於西歷紀元前六世紀，那也就是人類初始想到『甚麼是宇宙的說明？』這個問題，而要求一個科學解答之時。在此時期之前，固亦有詩人的各種神話，宇宙論和神學，但是他們的目的都不在事物之物理說明，祇屬於詩歌和宗教的範圍，不能算是哲學。」[6] 所以，我們曉得希臘哲學是發端於西元前第六世紀，那以前是無所謂哲學的。照斯塔斯的說法，這生發期，如果以紀元來說明，那麼希臘哲學的生發期，大約可以包括西元前第六世紀與西元前第五世紀前半。換句話說，西元前第六世紀與西元前第五世紀前半的哲學，是希臘的第一期的哲學。而斯塔斯又認爲「第一期的希臘哲學全然是希臘殖民地的思想，直到蘇格拉底前不久時，哲學纔由殖民地移入希臘本土」[7]。「第一期的希臘哲學全然是希臘殖民地的思想」這句話就需要作歷史的說明了。

第一期的希臘哲學，根據其發源地的不同，大體可以分成四個學派：米利都學派（Milesian School），以弗所學派（Ephesian School），伊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與克洛頓學派（Crotonian School）。克洛頓學派通常以其創始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之名爲名，故又稱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 School or Pythagoreanism）。米利都（Miletus）與以弗所（Ephesus）是愛奧尼亞（Ionia）地區的兩個希臘城邦，所以，米利都學派與以弗所學派合起來又稱爲愛奧尼亞學派。伊利亞（Elea）與克洛頓（Croton）是希臘人在南意大利所建立的兩個城邦，所以，伊利亞學派與畢達哥拉斯學派合起來又稱爲意大利學派。[8] 然而，無論是愛奧尼亞，或是南意大利，在西元前六世紀時，都是希臘人的殖民地。

愛奧尼亞（Ionia）是指小亞細亞西部，愛琴海沿岸的中部地區，以及靠近這大陸地帶的島嶼部分。希臘人之殖民該地區，大約始於希臘史上的「黑暗時代」（1150

---

[5] W. T. Stace, *A Critical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此書由慶澤彭譯成中文，民國二十年上海商務出版。中文書名爲「批評的希臘哲學史」。上文引自慶譯中文版14-15頁。

[6] 見前引書14頁。

[7] 仝上。

[8] 見 Kirk & Baven, *The Presocratic Philophers* 一書中的分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 C. -750 B. C. ）的早期。在黑暗時代結束之後，這裏已有了很繁榮的希臘人城邦，在十二個彰彰著名的城邦中，又以米利都與以弗所二城爲其中之翹楚。愛奧尼亞可以說是希臘史上古樸期中（Archaic Poriod 約指 750 B.C.-550 B. C.），希臘世界最文明與最進步的地區。[9] 希臘史上的古樸期，又是希臘人海上活動發達的時代，希臘本土的希臘人與愛奧尼亞地區的希臘人，不僅在地中海世界，而且也在黑海世界廣建殖民地。愛奧尼亞希臘人得地利之便，與近東諸文明有廣泛的接觸，故成爲古樸期希臘世界最文明與最進步的地區。荷馬的史詩，莎孚（Sappho）的抒情詩都是這一地區的文化成就，此外，就是這一地區所產生的哲學了。希臘人在南意大利殖民地的建立是在古樸期，伊利亞與克洛頓卽爲希臘人在南意大利的兩個重要殖民地城邦。在西元前六世紀後半葉，愛奧尼亞地區受到了波斯人的威脅與統治，許多愛奧尼亞希臘人移民西方，有的定居在希臘本土，有的遠走意大利和西西里。在這移民浪潮中，不乏積學之士，他們的遷居意大利，遂造成意大利希臘哲學的興起。所以，斯塔斯說，「第一期的希臘哲學全然是希臘殖民地的思想」，是有其歷史根據的。

在第一期希臘哲學中，又以愛奧尼亞學派發生較早，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A. McNeill）說：「紀元前六世紀末，愛奧尼亞興起的哲學學派，將人們的好奇心指向自然世界，祈求將複雜的物質現象化爲普通的定則」[10] 史學家康脫（Norman F. Cantor）說：「自米利都的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開始，早期的哲學家——科學家就已拒絕承認神話的，及「與人同形同性的」神是萬物的終極成因，他們不僅不承認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而且他們開始尋求以物質的因素來解釋宇宙萬物的形成。他們找出了形成宇宙萬物的基本物質：泰利斯認爲形成宇宙萬物的基本物質是水，其他的人則認爲是氣，火，或土。」[11] 愛奧尼亞學派之所以否定神定的宇宙觀，背離人類思想的古老模式，麥克尼爾說有許多因素，但是，他認爲眞正決定性的因素，乃是希臘城邦的特質。因爲紀元前六世紀的愛奧尼亞，人類的事物已由非個人的，同一的，必要的，與——很有希望成爲——公正的法律統治得十分成功。是故，愛奧尼亞的哲學家遂聯想到，大宇宙之中，一定也有一種像統治城邦一樣的律則存在，這種律則可以稱之爲自然律。雖然這種自然律爲人類肉眼所不及，但是，無疑的，這種自然律也左右着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因爲他們認爲宇宙是有律則的，因此，宇宙也是可以理解的。愛奧尼亞哲學家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自然律的學者。自此，凡是受古希臘人影響的所有知

[9] A. R.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62.

[10] William A.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ego Press 1963), p. 213.

[11] Norman F. Canto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s Genesis and Destiny, (3 Vols, Atlanta,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0) Vol. I, p. 12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識傳統，莫不受這種以自然律來闡釋宇宙萬象的論調的燻染，並且成爲此後希臘（歐洲）思想的特性。[12] 麥克尼爾還說，如果愛奧尼亞哲學家知道了他們在偶然間，從城邦的性質中推論出宇宙自然律，發展出近代的自然科學時，必定大感訝異。[13]

以上祇是從歷史研究的立場，說明希臘哲學在愛奧尼亞興起的原因。探究愛奧尼亞的哲學內容，乃是哲學家的任務，一個歷史研究者到此似乎可以止步了。前面說過，意大利希臘城邦哲學的興起，主要是愛奧尼亞希臘人移居西方的結果。像建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畢達哥拉斯是來自愛奧尼亞的薩摩斯（Samos），像建立伊利亞學派的芝諾芬尼（Xenophanes）是來自愛奧尼亞的科洛芬（Colophon）。雖然畢達哥拉斯在哲學史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哲學體系却很粗淺，[14] 他的實際成就却在科學與社會改革上。無論他的哲學如何之粗淺，他在科學方面之成就如何之偉大，在社會改革上他的影響如何之深遠，他的基本的出發然還是一個宗教家的立場。探究他如何由宗教家的立場，製造出這許多文化上和制度上的花果，是本文的核心工作。

關於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創始者畢達哥拉斯的生平，雖然有數種傳記傳世，但是內容都是荒唐不稽，充滿着傳說與奇蹟，不可採信。[15] 所以無論是歷史家或是哲學家，對於畢達哥拉斯的眞實生平，所知實屬有限。他的生平，像許多其他古代希臘哲學家一樣，都是模糊的。這裏，我們也祇能描寫畢達哥拉斯生平的輪廓，特別注意他的知識環境與信仰背景的說明。

畢達哥拉斯係愛奧尼亞薩摩斯島人氏。他大約生於西元前570 左右，究竟他活到多大的歲數，在古代已有了數種不同的說法。雖然如此，大家都承認他活到相當大的年紀，去世時，大約已是七五高齡或八十高齡的老翁了。[16] 畢達哥拉斯生平事蹟中，有兩項最膾炙人口一，幾何學上著名的畢氏定理，據說是他發明的；二，「哲學」（Philosophy）一詞也是淵源於他的思想。畢達哥拉斯中年的時候，已是一個深負時譽的「智者」。但是，每當有人讚美他的智慧時，他都很謙虛地說，眞正的智者是神，他祇不過是一個「智慧的愛好者」（Lover of Wisdom）。所謂「智慧的愛好者」，在希臘文中作Philo-sophos,傳到英文中就成爲 Philosophy 了，所以，Philosophy 的原義，簡單說來是「愛智」，現在都稱爲哲學了。[17] 這是畢達哥拉斯對西方文化，甚至可以說

---

[12] William A.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p. 214.

[13] *Ibid.*, p. 215

[14] 慶澤彭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30頁。

[15] Kirk & Rave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 217.

[16]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73

[17] A. R. Burn. *Histort of Greece*, p. 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世界文化的二大貢獻。畢達哥拉斯之有如許之貢獻，難道是他的天賦具有異稟嗎？現代人的觀念，雖然不否認個人聰明才智的重要，但是如果要把一切的成就，歸之於天賦異稟，恐怕很難被人接受。所以天賦異稟之說似乎不能成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畢達哥拉斯生長在一個知識很發達的地方，而他本人又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有很旺盛的學習力與强烈的創造力。在一個知識很發達的地方，他的學習力與創造力得到很大的發揮，因而他才成爲一個自稱的「智慧的愛好者」，對他的成就而言，環境無疑地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在古樸時代，希臘世界最文明與最進步的地區是愛奧尼亞。愛奧尼亞諸城邦在當時之所以在希臘文化中居於先導的地位，是與近東諸文明廣泛地接觸的結果。愛奧尼亞諸城邦之所以能與近東諸文明有廣泛地接觸，那是因爲它們與小亞細亞西部的呂底亞王國（Kingdom of Lydia）有着密切的近鄰關係。呂底亞王國是興起於西元前七世紀以農牧爲主的國家，礦產豐富，手工業發達。西元前六世紀時，它已是一個經濟很繁榮的國家。呂底亞王國在希臘人眼中的地位，好似中國在馬可孛羅眼中的地位，中國是人間的天堂。西元前七、六世紀，希臘人已在地中海地區與黑海地區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呂底亞王國沒有自己的船隊，它的剩餘的農產品，手工藝品，奢侈品的輸出，就不得不仰賴愛奧尼亞希臘人的商船隊來進行海外貿易。這就給愛奧尼亞希臘人帶來很大的益處。他們與當時的野蠻人與文明人貿易的結果，不僅帶來了愛奧尼亞的經濟繁榮，同時也促成了愛奧尼亞的文化進步。前文所舉的米利都和以弗所都是一些受益的城邦，薩摩斯的情形亦復如是。

西元前七世紀末期，愛奧尼亞的希臘城邦開始出現僭主政治。[18] 西元前七世紀愛奧尼亞最著名的僭主是米利都的色雷西布魯斯（Thrasybulus），而西元前六世紀愛奧尼亞最出色的僭主則要推薩摩斯的波利克拉泰斯（Polycrates）。[19]畢達哥拉斯就是在波利克拉泰斯統治時期，不滿波利克拉泰斯的作風，而西去意大利南方的克洛頓城。畢達哥拉斯離薩摩斯西去時，年約四十，那時他已經是薩摩斯著名的智者了。他的教育是在薩摩斯完成的。所以，對薩摩斯知識傳統的了解，是有助於了解畢達哥拉斯的成就的動力來源。

波利克拉泰斯在約在西元前538 年奪得薩摩斯的統治權，實行個人獨裁統治。[20] 他僱用外國的軍士及弓箭手，以保護自己的安全。他爲薩摩斯建造了一百艘船的艦隊，利用薩摩斯島在愛琴海及小亞細亞沿岸貿易上的樞紐位置，儘量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

[18] Carl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6), p. 196.

[19] Cyril E. Robinson, *A History of Greece*, (臺北翻印本，民57年), p. 41.

[20]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 173.

例如，他兼併愛琴海上若干島嶼，以及控制了薩摩斯附近的小亞細亞沿岸，儼然有海上小帝國的模樣。他將薩摩斯的商業擴展到意大利南部與埃及尼羅河三角洲一帶。波利克拉泰斯與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阿瑪西斯（ Amasis ）相親善，[21] 與埃及組成海上聯盟，[22] 以波斯人爲他們的共同假想敵，可是，當西元前 525年，波斯國王甘比西斯（Cambyses）率領腓尼基與塞浦路斯的聯合艦隊遠征埃及時，波利克拉泰斯不僅不支援老友之子，埃及的新法老普薩姆提赫三世（Psammetichus III），反而派遣了四十艘軍艦加入波斯聯軍助陣。波利克拉泰斯之背盟，或許是自覺薩摩斯與埃及的聯合力量，皆不足以對抗波斯大軍。[23]

波利克拉泰斯所派遣去支援波斯艦隊的四十艘船，並沒有按預定計劃加入波斯聯軍，進攻埃及。這隻艦隊幾乎都是由痛恨波利克拉泰斯的軍士組成，他們在卡帕色斯（Carpathus）島集中後，軍士們決定不去埃及，而回航薩摩斯，推翻波利克拉泰斯的僭主政治。但是，這隻叛軍在薩摩斯海上爲波利克拉泰斯所敗。於是，他們航向伯羅奔尼撒半島，懇求斯巴達人與科林斯人（Corinthians）援助。科林斯人的海上貿易，因爲遭受到波利克拉泰斯的掠奪，所以也很希望推翻波利克拉泰斯的政權。斯巴達人在科林斯人的慫恿之下，於是他們決定攻打薩摩斯，但是又爲波利克拉泰斯所敗。這是斯巴達人的第一次跨海東征。斯巴達人與科林斯人戰敗後，各自返國，不再與聞薩摩斯之事。此可見薩摩斯全盛時期的盛況。不過，波利克拉泰斯不能持盈保泰，在擊敗伯羅奔尼撒人後，野心勃勃，有意擴大勢力範圍及於小亞細亞西部沿岸一帶，因而，招致波斯呂底亞省長的猜忌，西元前 523年，呂底亞省長將波利克拉泰斯誘至薩爾廸斯（Sardis）處死。一代梟雄，終於埋首異域。此後，薩摩斯遂爲波斯人直接統治。[24]

波利克拉泰斯不僅强化了薩摩斯的國力，促進了薩摩斯的經濟發展，使薩摩斯成爲西元前第六世紀後半期中愛琴海世界最强大的希臘海權國家。而且，他也提高了薩摩斯的學術文化，使薩摩斯成爲當時希臘世界，在文化上最有成就的城邦。波利克拉泰斯禮聘了當時希臘世界著名的詩人，工程師，與醫生，至他的宮庭裏服務。例如，在詩人方面，從意大利利基阿姆（Rhegium）聘來了伊拜庫斯（Ibycus），從特奧斯（Teos）——愛奧尼亞另一希臘城邦——聘來了安納卡瑞昂（ Anacreon ）[25]；在工程師方面他從墨加拉（ Megara ）請來了名建築師猶帕林厄斯（Eupalius）。據說，猶帕林厄

---

[21]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p. 196.

[22] Robinson, *A History of Greece*, p. 41.

[23]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p. 221-22.

[24] *Ibid.*, p. 222, Robinson, p. 41.

[25]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13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曾爲雅典僭主皮西斯特拉特斯（Pisistratus）修建雅典城的水道。[26] 猶帕林厄斯在薩摩斯修建了一條著名的山洞水道，這條山洞水道是從山的兩邊同時開鑿而成，水道在山洞中相接時祇有極小的誤差。這條水道是西元前六世紀後期，希臘工程中的極品，它也可以說明那時代測量術是如何之準確。[27] 該水道在西元1882年爲考古家所發現。[28]

在工程方面，波利克拉泰斯的工程師們還爲薩摩斯修建了一座龐大的天后希拉（Hera）神廟，以及港口中的防波堤。希羅多德認爲山洞水道，海上長堤，希拉神廟是所有希臘建築中最宏偉的建築。[29] 可見當時薩摩斯科學水準之高。就醫生方面而言，他請來了名醫德莫西得斯（Democedes）。德莫西得斯是意大利南部克洛頓人，在西元前六世紀時，該地的醫科學校已聞名於希臘世界。德莫西得斯離開克洛頓後，曾先後在埃吉納（Aigina）與雅典行醫，並且是雅典僭主皮西斯特拉特斯的宮庭醫生。波利克拉泰斯以高薪從皮西斯特拉特斯的宮庭中搶聘而來。[30] 在波利克拉泰斯死後，他被請去爲波斯國王大流士（Darius）治病。西元前六世紀末，他才回到自己的故鄉克洛頓。據說，畢達哥拉斯之西去克洛頓，很可能受到德莫西得斯的影響。[31] 從以上的蛛迹來看，西元前六世紀的後半期，薩摩斯的確可以稱得上英才雲集，其學術文化自然有了相高當的水平。畢達哥拉斯就是生長與成熟於這樣一個見聞廣博，有高水平的知識環境中。這樣的一種優越的環境，對於像他那樣聰明的人物，自然不能不發生影響。

畢達哥拉斯的父親是薩摩斯的寶石雕刻匠，根據古代希臘人子繼父業的習風，畢達哥拉斯年青的時候，大約也學過這一門手藝。或許他對做一個手工藝人缺乏興緻，故改學了測量術，而薩摩斯當時的測量術的確是有很突出的表現，進而對數學發生了興趣。就西元前六世紀地中海世界的文化水平而言，希臘人普遍尊重埃及人的智慧，尤其是埃及人在宗教與數學方面的成就。埃及之對畢達哥拉斯產生吸引力，是可以充份理解的。後人認爲畢達哥拉斯會社的思想與埃及有若干關連，亦不無原因。據說，波利克拉泰斯曾寫了一封介紹信給畢達哥拉斯，讓他帶到埃及去見法老阿瑪西斯。[32] 即使畢達哥拉斯未曾親履斯土，但是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與薩摩斯之間密切的貿易，確使可以使埃及文化傳播到薩摩斯。古代有些遊記曾提到畢達哥拉斯漫遊埃及與巴比倫，可是在歷史上却找不到證據。[33] 畢達哥拉斯雖不能被證實曾週遊東方，然而根據當時薩摩斯的國際環境，

---

[26]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 221.

[27]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137.

[28]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 174.

[29] Roebuck, *The World of Ancient Times*, pp. 197-98.

[30]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137.

[31]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p. 174, 346-47.

[32] *Ibid.*, p. 173.

[33] *Ibid.*, p. 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無疑是一位見聞廣博的人，對東方世界有相當的了解。畢達哥拉斯之離開薩摩斯遷居意大利南部克洛頓，可能是不滿意於波利克拉泰斯奢侈的與放蕩的宮庭生活。波利克拉泰斯的豪侈淫蕩的宮庭生活是隨着薩摩斯的物質繁榮並起的。[34] 詩人安納卡瑞昂之所以受到波利克拉泰斯之寵愛，那是因爲他是一個酒仙與愛情詩人。[35] 從畢達哥拉斯後來所創的會社，行嚴厲的苦行生活看來，對於畢達哥拉斯不滿於波利克拉泰斯的宮庭生活這一說法，是很可以相信的。他之所以遷往克洛頓，大約是受到波利克拉泰斯的宮庭醫生德莫西得斯的影響。[36]

克洛頓位於意大利南部，是亞該亞希臘人（Achaeans）的殖民地，建立於西元前八世紀末。亞該亞希臘人在意大利南部另一個殖民地西巴利斯（Sybaris）與克洛頓毗鄰，建立的時間稍早於克洛頓。西巴利斯以商業與農業崛起於南意大利，而克洛頓則以農牧業發達見稱，但兩殖民地都極富裕繁榮。[37] 畢達哥拉斯從東方薩摩斯遷至西方克洛頓後，在克洛頓創立了一個宗教性的團體。這個團體的核心人物是畢達哥拉斯，故這個團體稱作畢達哥拉斯會社（Pythagorean Order）。畢達哥拉斯會社，在本質上，是一個神秘的宗教結社。他們相信靈魂輪廻說，他們希望透過某些教儀與教規的實行，而免於轉世投生，循環不已之苦。[38] 他們的信仰與佛教的信仰有頗多相類之處，因而，有些傳記作家認爲畢達哥拉斯的宗教信仰可能受到印度宗教思想的影響。[39] 而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A. McNeill）說，畢達哥拉斯受印度宗教信仰的影響也不是不可能的，因爲西元前六世紀，印度與埃及之間亦有密切的貿易關係，印度的宗教信仰傳入埃及，再由薩摩斯的商人和水手帶回薩摩斯。或者透過波斯帝國內部的陸上貿易傳到薩摩斯。[40] 雖然麥克尼爾不否認畢達哥拉斯的宗教思想受印度影響的可能性，但是，他却不敢說，畢達哥拉斯的宗教信仰溯源於印度，他祇是說，畢達哥拉斯會社可能是奧爾斐崇拜（Orphic Cult）的一種內在改革運動的結果。[41] 雖然，畢達哥拉斯會社是否眞正是受奧爾斐教（Orphism）的影響而成立，仍缺乏很確切的證據來證明，但是，在哲學史上，奧爾斐教的教義與畢達哥拉斯的教義的確常常相接並論。[42] 而史學家伯雷

---

[34] *Ibid.*, p. 174.

[35]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137.

[36]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 174.

[37]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p. 96-97.

[38] 慶澤彭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25頁。

[39] 威柏爾，伯雷：西洋哲學史（臺北，水牛出版社，民63年），第26-27 頁

[40]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pp. 216-17.

[41] *Ibid.*, p. 216.

[42] Kirk & Rave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p. 220-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 B. Bury）直認畢達哥拉斯會社就是奧爾斐教的一個團體。[43] 伯雷的意見，不見得就不正確，因爲西元前六世紀，奧爾斐教是希臘世界一種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畢達哥拉斯受其啓發自屬可能。

奧爾斐教發源於希臘以北的色雷斯（Thrace）地區。奧爾斐教祭拜的大神，是後來聞名於希臘世界的酒神戴奧尼薩斯（Dionysius），因爲替戴奧尼薩斯崇拜建立儀典的人，據說是阿波羅（Apollo）之子奧爾斐斯（Orpheus），故又稱爲奧爾斐教（Orphism）。[44] 要了解奧爾斐教的教義，則勢必要了解戴奧尼薩斯在希臘宗教中所具有的象徵意義。

戴奧尼薩斯最初似乎是色雷斯的農業神，不屬於希臘本身的奧林帕斯神族。大約在西元前八世紀，戴奧尼薩斯崇拜傳入北希臘。就在傳入希臘的過程中，戴奧尼薩斯逐漸希臘化。所以西元前六世紀的奧爾斐教神學，將他看成是希臘主神宙斯（Zeus）的兒子，奧林帕斯的衆神之一了。[45] 在希臘化奧爾斐神學中，宙斯變成了萬物的本原，因此而有奧林帕斯神族與現今之世界。宙斯的子女中，以他與帕塞弗妮（Persephone）所生之子戴奧尼薩斯最具神力。宙斯在戴奧尼薩斯幼年時，即封他爲世界之王。天后希拉（Hera）妒忌帕塞弗妮之子，唆使巨人泰坦族（Titans）殺害戴奧尼薩斯。戴奧尼薩斯猝不及防，化身而逃。最後化身爲牛後，終爲泰坦巨人擒獲，撕裂而食。雅典娜（Athena）趕來相救時，祇剩下牛心尚未爲巨人吞食。雅典娜將牛心送交宙斯，宙斯吞而食之。宙斯吞食戴奧尼薩斯的心之後，與美女賽美麗（Semele）成親。戴奧尼薩斯於是得到了轉世的機會，投胎在賽美麗腹中。天后希拉妒忌賽美麗，又使賽美麗要求宙斯施展雷霹法力，宙斯不知是計，遂大展雷霹法力。在大雷電中，賽美麗給燒死了。宙斯趕快將腹中的胎兒搶救出，移植在自己的大腿上。最後戴奧尼薩斯從其父宙斯的腿上，再度轉世，仍爲世界之王。

宙斯在大發神威，與雷作電之際，不僅賽美麗給燒死，就是巨人泰坦族亦是劫數難逃，盡被焚毀，化爲灰燼。根據奧爾斐神學，人類就是由泰坦族的灰燼做成。因爲人類是泰坦族的灰燼做成，所以人類是罪惡的與不完美的，但是泰坦巨人又食了戴奧尼薩斯的肉，所以，灰燼中也有戴奧尼薩斯的神性成分，於是，人也有他的良善與完美的一面。總而言之，人類因兼有泰坦族與戴奧尼薩斯的成分，故人類兼具善惡二性。由於戴奧尼薩斯成爲世界之王，以及人類的創造，現今的世界於是開始了。世界開始之後，就有了人類的地位與命運問題。因爲人是不完美的，所以人的一生都要被罪惡與痛苦所困

---

[43]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 302.

[44] *Ibid.*, p. 297.

[45] B. A. G. Fuller,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pp. 56-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擾，但是，又因爲人略具神性，所以人又帶着找到得救之道的希望。[46] 奧爾斐神的主要目的，就是培育與增進這種得救的希望，並指出得救之道。

對奧爾斐教徒而言，人類的善是淵自戴奧尼薩斯，人類的惡是承襲自泰坦族，而人類本身的善與惡之爭卽是戴奧尼薩斯成分與泰坦成分之爭，亦卽是戴奧尼薩斯與泰坦族之爭的延伸。奧爾斐教徒認爲在人身之中，泰坦族的成分是屬於肉體的，感官的，與現世的，而戴奧尼薩斯的成分是指「心靈」（mind）或「靈魂」（soul）。由於肉身代表泰坦族，心靈代表戴奧尼薩斯，而心靈是在肉身之中，故戴奧尼薩斯爲泰坦所包圍，於是肉體成爲靈魂的牢籠或墳墓。所謂得救，乃是指靈魂能够擺脫肉體的束縛，回到它的原始狀態——卽是與戴奧尼薩斯的重新結合。戴奧尼薩斯的二度轉世，卽是代表善對惡的勝利，因此，靈魂與戴奧尼薩斯的再結合是可能的。所以，戴奧尼薩斯的神話，給予了奧爾斐教徒得救的信心。但是，靈魂如何可以解脫肉體的束縛，重新與戴奧尼薩斯合一呢？在奧爾斐教授看來，那就要借助於人性中的一種神秘的與超自然的變化了。這種神秘的與超自然的變化，祇有在他們舉行「神秘祭典」時才發生，祇有那些入教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秘祭典」的法力，使靈魂得到解放，與神合一；那些拒絕入教的人，則要永生背負人類的罪惡了。

奧爾斐的教儀與教規，因爲具有「神秘祭典」形式，所以流傳後世很少。就現有的資料而言，也祇能得一浮面印象。奧爾斐教的教儀與教規，大概是從原始的，野蠻的戴奧尼薩斯崇拜提鍊而來。其中保持了教徒在行祭典的時候分吃牛——神的化身的習慣。他們認爲這樣是吸取了神的力量與神性。戴奧尼薩斯希臘化之後，是希臘人的酒神與復活再生之神，所以，在祭拜戴奧尼薩斯的時候，再舉行各種儀式，以象徵靈魂的解放及與戴奧尼薩斯的合一。因爲他是酒神，酒在祭典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狂飲在祭典中是一項要目，狂飲之後有狂舞，藉着狂飲與狂舞，他們幾乎在精神上到一種恍然忘我之境，這種境界，他們認爲是靈魂拋棄了肉體的束縛而與神合一的境界。而人的神性祇有在這種時候，才眞正顯露出來。

但是，奧爾斐教並未爲入教者提供一種簡便的得救之道，他們的得救是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與無數的折磨的。所以奧爾斐教像佛數一樣，提出了不定數的輪廻期與再生期。在靈魂的每次輪廻期中，卽由死亡到再生的過程中，奧爾斐教徒與佛教徒的觀念也是一樣：卽是靈魂要先經地府（underworld）的裁判，檢驗前世的修行，經過無數次的輪廻，歷次修行合格，那時靈魂始能與戴奧尼薩斯合一，永遠相伴。因爲「靈魂」囚禁在「肉體」之中，「靈魂」與「肉體」的鬪爭，亦就是「善」與「惡」的鬪爭。道德生活是善的，於是，人身中的道德生活就成爲戴奧尼薩斯對泰坦的鬪爭中的一部分。所

[46] *Ibid* pp. 58-60.

以，在教規方面，一般的道德生活是基本的要求，此外，入教者還要遵守某些苦行生活的規範，所以奧爾斐教也强調道德生活。又因爲古代是一個迷信時代，奧爾斐教也有若干禁忌，例如：禁食肉類，禁食某些蔬食，禁止穿着某些材料所製成的衣服等等。他們認爲若能嚴守禁忌，對於靈魂的解放是大有助益的。[47] 奧爾斐教在西元前六世紀已傳佈至整個希臘本土及地中海地區的希臘人殖民地。[48] 這樣一種普遍盛行的宗教，對於見聞廣博的畢達哥拉斯而言，自然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奧爾斐教對畢達哥拉斯會社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靈魂輪廻說與其苦行的生活規範了。[49] 畢達哥拉斯會衆（Pythagoreans）的主要興趣亦在於靈魂的淨化與得救，在於免除靈魂輪廻轉生之苦，在於追求與神靈的合一。[50] 爲了達到這些目的，畢達哥拉斯大體上也採取了奧爾斐的教義與教規，但是，畢達哥拉斯會社改正了奧爾斐教愈來愈濃厚的形式主義與儀式主義的偏向。他們認爲靈魂之得救，不單是在外在的行爲上要遵守苦行的清規，道德的生活，而且也要注意內在的心靈的思考與默想。所以，在本質上，畢達哥拉斯會社是一羣注意宗教和道德的改革家集團。麥克尼爾稱它爲奧爾斐教的內在改革運動，[51] 伯雷稱它爲奧爾斐教的流派，實不爲過。[52]

畢達哥拉斯會社的組織與發展，很類似於中世紀基督教的修院。基本上，它們都是宗教性的組織，但是却漸漸都變成當代社會的學術研究中心，不管是有意或是無意。就畢達哥拉斯會社而言，因爲注意內在的心靈的思考與默想，所以宇宙萬物就成爲其思考的對象。畢達哥拉斯本人有東方的數學與天文學訓練，克洛頓本地有着良好的醫學傳統，在畢達哥拉斯會社對宇宙萬物的思考中，遂發展出他們對知識的追求。他們認爲對宇宙萬物的終極之智識上的一般的領悟，是有裨於靈魂之解放的，因此，有了發展科學與哲學的傾向。[53]

因爲畢達哥拉斯在東方曾受到東方科學的熏陶，所以，畢達哥拉斯及其會社在科學方面的成就特別巨大，特別是在數學，天文學，與醫學方面。就數學方面而言，畢達哥拉斯及其學員在數學研究方面作了重大的貢獻，畢氏定理卽是其重要代表。他們還發展出「數論」。早期希臘數學知識之進步，大部分就是他們努力的結果。[54] 在天文學方面，他們也有驚人的發現，他們認爲地是行星之一。他們在天文學的理論方面，不能有

---

[47] *Ibid.*, pp. 61-65.

[48] *Ibid.*, p. 57.

[49]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 302.

[50] 慶澤彭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25頁，同時請參考 Fuller, *Hitery of Greek Philosophy* p. 104

[51]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i*, p. 216.

[52]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 302.

[53] 慶澤彭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25頁。

[54] 同上，第26頁。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廣大的影響，乃是亞里斯多德堅持地是宇宙的中心。後來哥白尼（Copernicus）發現太陽中心說，還是受了此說的啓導，畢達哥拉斯會社的見解畢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55] 就醫學方面而言，他們繼承了克洛頓的醫學傳統，使之發揚光大。此外，畢達哥拉斯及其會員也竭力講求音樂，藝術，與體育等科目。[56] 因爲他們在科學方面的巨大貢獻，即使在龐雜的西洋通史裏，畢達哥拉斯及其會員都要佔一席之地。

就哲學方面而言，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哲學大部分與米利都學派有關。據說，畢達哥拉斯在年青的時候，曾做過米利都哲學家亞諾芝曼德（Anaximander）的弟子，而且他又是另一個米利都哲學家亞諾芝曼尼（Anaximenes）的同時代的人物。畢達哥拉斯同亞諾芝曼尼一樣，相信宇宙的本質是一種絕對無形的不定物質（Unlimited）。[57]但是，後來，他從音樂的研究當中，發現「數」才是宇宙的本質。宇宙之間的平衡，秩序，與和諧都是建立在「數」的基礎上。[58] 因爲在宇宙論上提出了他們的見解，所以，在早期的自然哲學裏，畢達哥拉斯及其會員被稱爲畢達哥拉斯學派。詳細討論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哲學，則非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能力所及了。研讀畢達哥拉斯的哲學，請讀古塞瑞（W.K. C. Guthrie）所著「希臘哲學史」（*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的第一卷，其中有詳盡的討論。大體說來，斯塔斯認爲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哲學體系是很粗淺的，不值怎樣批評。譬如，他批評畢達哥拉斯的數是宇宙的本質這個觀念時說，數這個本質怎樣化爲萬物之詳細說明，畢達哥拉斯的解釋就不外乎空想與浮誇了。[59] 畢達哥拉斯會社在哲學方面的成就不及他們在科學方面的成就。

畢達哥拉斯會社，在本質上，既是一羣注意宗教和道德的改革家集團，如果我們過份注意其在知識上的成就，忽視其社會改革的活動，則有捨本逐末之嫌。是以，畢達哥拉斯會社的活動對當代社會的影響，亦是本文的討論重點之一。

畢達哥拉斯會社究竟是怎樣創立的呢？這又不能不從畢達哥拉斯抵達克洛頓談起了。畢達哥拉斯抵達克洛頓時，年約四十餘歲，已是一個深負時譽的中年人。他以他的淵博學識以及他的智慧，立刻贏得了當地統治階層公民的歡迎。而且他受到奧爾斐教道德生活的影響，生活嚴肅而簡樸，很得一些人士的景仰，遂成爲克洛頓深具影響的人物。[60] 於是，在畢達哥拉斯的四周，圍繞着一些眞誠的追隨者，他將這些追隨者組織起來，以他的居處爲會所，宣揚他的主張和信仰。不過，他們的主張與信仰祇限於在會員

---

[55] 同上，第30頁。

[56] 同上，第26頁。

[57] Fuller, *Histotry of Greek Philosophy*, p. 106.

[58] 慶澤彰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25—26頁。

[59] 同上，第28,30頁。

[60]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p. 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流傳，不得向外人示知。換言之，他們的信仰對外人而言是神秘的。而這些主張與信仰與奧爾斐教極其相類之處，不過，他們大概將奧爾斐教的狂飲與狂舞部分拋棄了，而保留了奧爾斐教的精義，相信靈魂的輪廻，這就是麥克尼爾所謂的內在改革了。畢達哥拉斯要求會衆宣誓服從會首（Master），而且也要彼此忠實。[61] 他們講究嚴格的紀律與道德生活。

希臘史家伯雷說，畢達哥拉斯會社的會員中，不乏女性。就會員的身份而言，以貴族居多。伯雷分析貴族之參加畢達哥拉斯會社的主要原因，是貴族想利用畢達哥拉斯會社作爲一種政治工具。[62] 伯雷此說，乍看之下，實不易了解。因爲一般人所謂的貴族，蓋指具有某些社會特權，過着比較豪華的富裕生活，他們應該是與過簡樸純潔生活的畢達哥拉斯會社處於對立的地位的。但是，事實不然。要了解其中的關鍵，則必要對西元前第六世紀的希臘貴族有所了解了。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中說：「到了西元前六世紀末期，即使是富裕的貴族，也過着生活簡單，衣着樸實的生活」。[63]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貴族生活不僅不和畢達哥拉斯會社對生活的要求相對立，而且，他們的生活目標與方式實與畢達哥拉斯會社的生活要求相一致。他們的結合，實在是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極其自然。伯雷所謂貴族想利用畢達哥拉斯會社作爲一種政治工具，亦是可以理解的。因爲那時候，克洛頓因農牧豐富，外銷暢旺，故中產階級富裕，而生活則日趨糜爛，貴族階級想加以改良，這也正是畢達哥拉斯會社所致力的目標。他們希望畢達哥拉斯會社成爲一種改良社會的壓力團體。改良社會的壓力團體，當然是一種政治工具。

畢達哥拉斯會社在克洛頓的崛起至爲迅速，他們不久就控制了克洛頓的政治。哲學史家古塞瑞（Guthrie）說：畢達哥拉斯之攫奪政治，並不是爲了個人的野心，而是出於想改造社會的道德觀念。[64] 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影響力由克洛頓漸漸傳到南意大利的其他希臘城邦裏，這些城邦的政治，也轉移到畢達哥拉斯的信仰者的手中。畢達哥拉斯會社在整個南意大利的希臘城邦的聲勢至爲浩大。[65] 畢達哥拉斯會社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可由下述事件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西元前六世紀末期，克洛頓的鄰邦西巴利斯——一個比克洛頓更富庶更强大的城邦——出現了僭主政治，僭主德利斯（Telys）放逐了五百名政敵，並且將他們的財產分配給人民。這些放逐者逃至克洛頓請求庇護，克洛頓收容了這批難民。德利斯向克洛頓提出引渡難民的要求，如不答應則訴之於戰爭。克洛頭

[61]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140.
[62]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 302.
[63]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p. 199.
[64]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p. 175.
[65]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p. 3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公民大會爲此事舉行激烈的辯論，最後大家同意畢達哥拉斯的主張，不向西巴利斯屈服。於是雙方進行了一場爲期七十日的慘烈競爭。克洛頓人攻陷了西巴利斯，將西巴利斯夷爲平地，西巴利斯人則逃至南意大利西岸各處。這個希臘在西方的繁榮的商業殖民地，就這樣地被它的兄弟城邦給消滅了。畢達哥拉斯會社之毀滅西巴利斯，主要是不滿意西巴利斯工商社會所產生的奢侈浪蕩的生活。[66] 畢達哥拉斯會社在畢達哥拉斯的領導下，控制克洛頓政治幾開二十年之久。這二十年也是意大利其他各希臘城邦的畢達哥拉斯派得勢的時間。[67]

畢達哥拉斯會社既然是以改革放蕩奢侈的社會爲他們的職志，他們在奪取了政權之後，除了自己厲行道德生活之外，他們還要求一般人民厲行道德生活。他們對道德生活的要求，幾達到了苦行者的地步，幾乎要求每一個人棄世絕慾，超凡入聖。[68] 他們生活上的禁忌，就高達三十九項之多。[69] 畢達哥拉斯會社的企圖，是想把整個的城邦化入他們的教中，要求所有的克洛頓人服從他們的苦行教規。[70] 這種對生活上的嚴厲要求，實非常人所能忍受。因爲這個緣故，激起了會外人士的仇恨，引起了會外人士的反對。

仇視與反對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力量來自兩個方向；一是反對畢達哥拉斯會社對人民生活嚴厲的控制；一是反對畢達哥拉斯會社過度的保守主義。前者以西倫（Cylon）爲領導人；後者以尼農（Ninon）爲馬首。這兩者力量的混合，再益以人民對少數人專斷的不滿，對畢達哥拉斯會社的神秘教義的恐懼等，遂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反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力量。於是，在西元前六世紀末，或五世紀初，這股反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力量，在西倫的領導下，在克洛頓展開了反畢達哥拉斯會社的運動。許多畢達哥拉斯會社的領導人被殺，畢達哥拉斯則逃至克洛頓之北一個叫做麥塔彭屯（Metapontum）小城附近山上的繆司神廟中，最後因缺乏食物，饑餓而死。在克洛頓所爆發的反畢達哥拉斯會社的運動，迅速地漫延至南意大利其他希臘城邦中。其他各城邦的畢達哥拉斯會社的重要負責人紛紛遇難。[71]

西倫所領導的反畢達哥拉斯運動，似乎只是使畢達哥拉斯會社遭受了一時的挫折，而並未使它完全根絕。畢達哥拉斯會社在畢達哥拉斯死後，分裂爲兩派。一派是注重其神秘宗教教義的修行派（英文叫做 Acousmaties or Pythagorists，中文沒有適當的譯名，姑且譯之爲修行派）；一派是注意研究科學知識的數學派（Mathemati-

---

[66] Burn, *History of Greece*, p. 140.

[67]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p. 178.

[68] 慶澤彭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26頁。

[69] Kirk & Raven, *The Prescsocratic Philosophers*, pp. 226-227.

[70] 慶澤彭譯，批評的希臘哲學史。第26頁。

[71]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pp. 178-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ians ）。[72]在其後的四五十年中，畢達哥拉斯會社的聲勢又極爲浩大。但是西元前第五世紀中葉，南意大利又爆發了第二次的反畢達哥拉斯會社運動。這第二次反畢達哥拉斯會社運動的規模亦甚龐大，許多會所被燒毀，會員或死或逃。第二次的反畢達哥拉斯會社運動，促使了一些畢達哥拉斯會員移入希臘本土。希臘本土的斐立厄斯（Phlius）與底比斯（Thebes）遂成爲兩個新的畢達哥拉斯會社的中心，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傳統遂在希臘本土流傳下來。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勢力，在南意大利的完全消失，大約在西元前第四世紀初。[73]

美國名史學家麥克尼爾在他的「西方的興起」一書中，論及畢達哥拉斯會社的社會改革運動失敗時說，畢達哥拉斯會社之矢志追求個人的聖潔，與城邦對其公民的要求，兩者之間不能相容，却是很清楚的事了。因爲，爲了便於追求一種宗教上與知識上的生活，個人就要脫離正常的社會結構。在印度，這種脫離正常社會結構，視之爲理所當然。因爲印度的政治與社會組織與這樣的團體，不會發生嚴重衝突的，但是希臘城邦對其公民生活的影響，不允許任何類似畢達哥拉斯會社存在於其社會之中。既然城邦不能容忍會社，那麼兩者之間的衝突必難免。麥克尼爾將畢達哥拉斯會社與城邦衝突的歷史，看成是歐洲史上的第一次有文獻可考的政教衝突。[74]麥克尼爾將畢達哥拉斯會社的社會改革運動的失敗，歸之於希臘城邦的特性，將畢達哥拉斯會社與城邦的衝突看成是歐洲史上的第一次政教衝突，實別具慧眼，不愧良史也。

畢達哥拉斯會社的社會改革運動失敗，但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傳統却對此後的希臘思想發生深遠的影響。像力求個人的聖潔與得救，尋找某種與神靈的交通，渴望個人的不朽與永恒，所有這一類人類的願望，在希臘城邦中，原來並不强烈。因此，畢達哥拉斯期望能假借奧爾斐教的精義的合理化與精鍊，來改進城邦在這一方面的缺陷，而使這種哲學性的宗教成爲一種人生之道。但是畢達哥拉斯究竟是先知先覺，他走在時代的前端，當代人不能接受他。因爲哲學之成爲一種人生之道，是在希臘化與羅馬時代。那時候，城邦組織已喪失了大部分它的心理上的效能了。畢達哥拉斯會社的傳統影響到此後兩個世紀的希臘哲學家，如意大利的伊利亞學派，西西里的恩貝多克利（Empedocles），雅典的柏拉圖。因爲他們繼承了畢達哥拉斯會社與城邦鬪爭的精神，才使得哲學免於城邦組織的同化。或許，一部分由於這個原因，於是在各個城邦將希臘文明作進一步發展的時代，哲學就成爲希臘文化的主要成長點之一了。[75]

在檢討了畢達哥拉斯會社在社會改革，科學與哲學方面的成就之後，我們發現，它

[72] Kirk & Rave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 227.

[73] Guthri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 pp. 179-80.

[74] McNeill, *The Rise of ihe West*, p. 216.

[75] *Ibid.*, pp. 216-17.

的社會改革，應了一句中國俗話：「有心栽花花不發」，它的科學方面，也應了一句中國俗語：「無心插柳柳成蔭」。就哲學方面而言，他們祇是偶有所見，然而却被哲學史家誇大了。他在希臘史上的地位，實在名實不符。總之，畢達哥拉斯及其會社在科學上的成就最大，哲學上的成就次之，社會改革的成就最小。然而，若就其在社會改革留給後世的火種而言，這個「小」字似乎又不確切了。對畢達哥拉斯及其會社歷史的了解，是有助於了解古代希臘文化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